



試
702
3 止



信9城門
702
3止

信9城門

學思齋



井觀醫言卷下

尾臺逸士趙稿

余嘗謂周禮醫職醫科雖分四。食醫唯掌飲膳其職近于膳宰。獸醫不與人相涉。畢竟疾瘍二科耳。可謂簡而盡矣。若夫治療之法。雖疾醫不可不通瘍科之伎。瘍科亦不可不涉疾醫之術。賈公彥周禮疏云。疾醫知疾而不知瘍。瘍醫知瘍而不知疾。泥矣。蘇東坡曰。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分科而醫醫之衰也。占色而畫畫之陋也。和緩之醫不別老少。曾吳之畫不擇人物。謂

彼長于是則可矣。曰能是不能彼則不可。真達者之言也。

陳若虛之於瘍科。其看法施設。非人之所能及。可謂絕技矣。善讀其書。而驗之實地。更加自己手眼。精研施設焉。則雖業疾醫者。其獲益不為少。

陳若虛於看法。其所論斷。洵至矣。唯其說病原病因者。多就陰陽五行生剋旺相等立論。故理勝而實乖。時涉空論臆說。學者宜買珠反櫝。

陳若虛曰。方不在多。心契則靈。證不在難。意會則明。可

湯

謂至言矣。然今讀其書。其方尚不堪多也。意多方普錄。以備他人採擇。至自施治。則必不然者歟。余療痘麻及諸瘍瘡。葛根湯中加水。附反鼻。桔梗芎藭。大黃石膏等一二味。而運用變化之。其他如排膿散及湯。越婢加水。附湯。桂芍知母湯。普歸建中湯。烏頭湯。六物解毒湯。熱甚或大便不通者。黃連解毒湯。或加石膏。大柴胡湯。桃核承氣。大承氣湯。審症用之。如肺癰。腸癰。小腹癰。有用葦莖湯。薏苡附子敗醬散。大黃甘遂湯。大黃牡丹皮湯。其他應鍾散。再造散。伯州散。桔梗白散。梅肉散。七寶丸。

生生乳丸或兼用或單用審多少踈數而用之丸散湯藥約不過二十方余常語子弟云醫術貴投機達權不須多方運用自如為要

呂子春秋曰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察今此言洵是夫病者毒也

毒之動必見其形謂之病證治法必隨之故病證變則主方隨移若依然執滯不察轉機而制之或病証不移而漫更方劑不啻病不治亦使起者斃焉隨證之義大矣哉

靈臺徐氏在清朝誠出群之士也如醫學源流論論辨警拔非他人之所及也然反覆詳之其伎術恐不能如其言故其說間有可議者余不自量草源流論評而未就緒其序中見大意因錄之下方以博大方之一策察清徐泗溪負英偉之資卓絕之才學貫天人術究古今挺然立一家之說著書數種此其一也其學以素難本草長沙之書為之根據腑臟經脈之理疾病變化之機以至古今方藥之是非醫書醫風之真偽疵病剖析剔抉不遺餘力議論痛快考覈精悉如老吏斷獄良將斬

陳洵醫家之趙張韓白也哉。唯謂長沙之治術悉本于內經本草，是尚未免襲舊謬也。夫素難本草皆後人假託之書，雖間有古言足徵而不可盡信也。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見于漢書藝文志，而其書既亡矣。晉皇甫謐以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當漢志之內經，唐王焘以素問九卷、靈樞九卷為內經，然二家之說固無明證。至神農本經，漢志亦無錄，而泐溪崇信二書為神農黃帝真訣，豈不過乎？夫孔子叙書止于唐虞，虞以自是而上，無書史可徵也。且典謨之文不過僅僅數千言，農

黃結繩之餘，尚何本草三卷內外經至五十五卷之多之有？然則并漢志所錄為贗造無疑。作者欲假重于神聖以取信於後世，不知援神農黃帝祇所以見其偽撰也。嗚呼！特識如泐溪尚且受道家方士之欺瞞而不疑，誠可怪也。予既歎其才學之富，又惜公習之見猶未除，因竊取而評之，自資研鑽。若或謂妄議先賢，是非知予意者也。

六經者，聖人治天下之大經要法也。其言簡約，其義精嚴，其用廣大，無所不細，大并舉，然各經不過一二卷，其

國

存於今者。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書三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百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鄭耕老之說見小學紺珠至言不在多者信矣。假令禮樂二書完存亦唯如是而已。至國語策雜記各國之事。然亦不過數卷。晏子八篇。墨子七十一篇。楚辭七篇。荀子三十三篇。孫子十三篇。一稱八篇老子八十一章。文子九篇。莊子五十二篇。或云內篇十二篇

七篇莊子所著外篇雜篇皆其徒所追錄列子八篇。古書簡嚴如此。可知我

醫書卷帙浩瀚。而稱古經者。皆出贗手。摸造無疑矣。傷寒論自王叔和為詮次。又不知幾變遷。有缺文有攙入。其詳不可得而知耳。今以成本考之。自太陽上篇。至勞復病篇。十篇之文字。除藥方及方後文外。一萬三千三百九十六字。其中攙文甚多。詳加辨訂。恐不過一萬。然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在人之斡旋施設如何已。真治法之無盡藏也哉。

前漢藝文志。方伎部所載醫經七家。曰黃帝內經十八

卷外經三十七卷。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三卷。白氏內經三十八卷。外經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通計一百七十六卷。經方十一家。曰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四十卷。風寒熱十六病方一十六卷。秦始皇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金瘡癰癧方三十卷。婦人嬰兒方十九卷。湯液經方三十二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通計二百九十五卷。房中八家。曰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務

成子陰道三十六卷。堯舜陰道二十三卷。湯盤庚陰道二十卷。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天一陰道二十四卷。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通計一百八十六卷。神仙十家。曰宓戲雜子道二十卷。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道要雜子十八卷。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秦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秦壹雜子黃治三十一卷。通計二百一卷。四家合八百五十八家。今無一存者。

疑皆假託之書耳。若存于世，恐後人却生迂謬，恠妄之說，為害不可測。其散亡焚燒，安知非至幸乎。

藝文志所錄六略書，總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卷，可謂夥矣。然閱其目，班固氏已以為偽書者，不可枚舉。詳考之，周秦之書，假託最多。今特舉冒神農黃帝者，以示之道家有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陰陽家有神農兵法一篇，黃帝泰素二十篇，農家有農二十篇，小說家有黃帝說四十篇，陰陽家有黃帝十六篇，天文家有黃帝雜子氣三十三

神

篇。五行家有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曆譜諸家有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雜占家有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醫經家有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經方家有神農黃帝食禁七卷，房中家有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神仙家有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岐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是十三家中，冒神農者二十一篇，六十四卷，並稱神農黃

帝者七卷。特冒黃帝者百二十九篇。二百五十三卷。總計百五十篇。三百二十四卷。可謂夥矣。馬端臨云。劉歆總群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亂。焚燒無遺。

許魯齋與李才卿冠子益楊元甫論梁寬甫病症說

魯齊

全書曰。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水張氏者。

張氏用藥。依准四時陰陽升降。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時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沸爵。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而不知此。

無術也。然而主張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藥。莫敢用。至失機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未悉劉氏之蘊。則却効目前。陰損元氣。遺禍於後日者多矣。能用二家之長。無二家之弊。則殆庶幾乎。以斯言出于醇儒。世醫奉為至論。然非也。蓋當時醫流。各主張二家之說。以互相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有斯論耳。豈足以為醫理乎。為醫者。苟能講明仲景之術。得之已。則二家立言伎術之偏。不誤辨而明矣。

婦人頭髮有時為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臄臄音

職黏也。見考工記弓人註。又禹貢填墳之填。訓稱閉。俗所謂稱婆流也。鯁膠亦訓耳閉。皆粘着之義也。髮臚邦俗謂以毛知。以者發聲也。毛知則粘着之義。如藕資資皆訓毛知。髮臚亦粘着。故曰以毛知。雨予得治髮臚。方百藥煎細末。和麻油塗之。以中冒頭。一時許。迎梳之。而解甚妙。又本草山茶條。引摘玄方云。婦人髮臚。山茶子研末。摻之。余將行試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病疽在背。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中。刷手溫之。發席傳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

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壁。其隨者何如。曰如珪。逸按。隨。毀也。壞也。謂瘡口陷下。然醫書未見用墮字者。錄以俟識者。

黃胖病及痼毒腹痛等。累年不已。諸藥無效者。服生藤則下穢物。敗血。蟻虻等。周身發赤斑而愈。此法北越土俗能為之。而醫人反不能為。非不能也。以不可聊且試也。意鼓脹病亦早用之。或有效。但病家弗肯而已。癩疔刺去水為佳。余從兄岩田初太郎。患偏癩二十餘年。陰囊斗大。頗妨行步。刺之一回。不復再發。長免大患。

此治之尤速者也。其更癢者刺至三五回必得治。花岡隨軒針孔用左突紙條甚為有理。然余未試之。嘗刺一老人癩疔出如麵筋者一椀許其色灰白其質粘滑光透似尊菜刺後囊形復故。此從前醫書所未概見真奇事也。

腸癩者藥治無益常著過隧鞞帶則步走如意旅行長途亦不減常人。但左丸偏墜者施過墜於左方腰圍梗阻不便佩刀。余有新法筆尖難狀故爰不出。若夫幼稚肉理嫩軟者施之不過一二年隨路自然附著不復癢。

下。然小兒無意識惡鞞帶束急故施之甚難耳。

消渴病甚為難治。蓋係內熱燔灼府藏失化熟蒸騰之機也。內熱燔灼故渴而能飲。府藏已失其職故不能化。化分泌以運輸灌溉之於周身。是以隨飲隨出不啻所飲而止。更併身中固有之血液瀝下也。故其尿或清白或淡紅。或尿器上面如浮漚。或如羹上肥。或尿澱如米泔脚如脂膏也。是以血精日涸津液日竭。脂肪漸消。一身枯腊而渴飲愈甚。治法以驅熱潤燥為主。初起撰用竹葉石膏湯。麥門冬湯。加天瓜粉。白虎加人參湯。石膏

黃連甘草湯瀉心加石膏湯麻子仁丸調胃承氣湯大承氣湯等。若至累月。涉年。血液涸竭。骨枯肉燥。爪髮索澤。五心煩熱者。斷為不治。

消渴病。有小便味甜。無此。壅氣者。置尿於虎子中。則蜂兒群集。吃之。此症雖引歲月。決不治。

淋瀝症。小便前後莖中疼痛。或頻頻欲便而痛。膿血出者。宜猪苓湯。或加大黃。兼用伯州散。前症小便如熱湯。莖中焮痛。膿血出者。黃連阿膠湯。有奇效。其尿如膏者。膿淋也。當撰用前方。淋瀝疼痛。小便前或後白物出如

稠糊。如米泔脚者。間有屬內注下疳者。宜審其症狀。以與六物解毒湯。大黃牡丹皮湯等。又有不淋瀝。不疼痛。居常白物滴出。時妨碍小溲者。此症與婦人白沃同。非膿淋。若尿滑如膏。或如桃膠。而無疼痛者。此膠塗粘稠。為膏狀。亦非膿淋也。以其粘稠如膏。故居常粘着尿道。小便不能流利也。二症考究其症狀。可擇用猪苓湯。八味丸。越婢加苓朮湯。黃連解毒湯。大黃牡丹皮湯。間用梅肉丸。以下之藥。非長服。偕不見効也。又尿中出如細沙石者。是金匱所謂小便如粟狀是也。沙石有白色者。

有茶褐色者。蓋脬中鬱熱。塗濁聚結成形也。至其大如杏子梅核者。梗塞尿道。尤為險症。宜截斷以去之。又有出粘膩如絲如索。莖中疼痛難堪。或時帶血者。此屬膿淋。若尿道無痛癢。血不出者。屬膏淋。須辨別施治。凡莖中痛甚者。多尿道生瘡也。斯症撫摸陰莖。或以測瘡子。探索莖中。診得瘡處。則紙條塗左突中。黃紫雲膏等。自尿口插入。日數次。必治。此為第一要法。其陰莖小腹相引而痛。小腹急結。或有塊者。宜桃核承氣湯。膿多尿口腐爛者。宜大黃牡丹皮湯。凡淋疾久久不愈。為滯患。

者。後或為氣淋。或為淋漏。幸而不死。終不免為廢人。今世淋疾多屬癰瘡。世謂之內注下疳。又有自遺毒來者。其症尿口腐爛極速。瘡處自然成疳蝕狀。其人血色青瘁。腿縫頸項腋下。多生結核。或有繼發便毒者。癰淋治法。可撰用葛根加大黃湯。六物解毒湯。大黃牡丹皮湯。兼用化毒丸。七寶丸等。日二三分。小便澀痛。出膿血。頭項結核。不消散者。用夏枯草湯。間有奇效。若無疼痛。而血多出者。非血淋。即尿血也。

一老人卒然溺閉。涓滴不通。凡三日夜。衆醫麇集。各處

方劑一不見效。小腹日膨脹。心下氣急。苦楚不可名狀。請余治。診之本症外無他症。可參考。因精思度得其為結石淋。然結石梗塞于膀胱口。無由挑出。乃以導尿管徐徐送還之於膀胱中。小便隨手迸出。苦惱立去。殆如解倒懸。爾後不再發。

木舌。凝鞞飲食言語不如意。而吐涎沫者。宜瀉心湯加石膏甘草。黃連解毒湯加石膏甘草。腫及咽喉。頰下生結核。涎沫流出。聲音不出。如纏喉風者。丹礬枯礬等分為末。取一字吹咽中。挑吐稠痰粘液。與黃連解毒湯枯

梗湯合方。吹入冰硼散必效。重舌以剪刀或鉞針橫截去惡血。敷冰硼散。治效甚速。主方同木舌。

一壯夫患重舌。凝腫突起如大姆指。舌亦膨脹粘上齦。咽喉焮腫不能語言。惡寒發熱。脈洪數。自心下至小腹拘急。自以為咽喉腫。余診之則重舌也。乃以鉞針就舌下縱橫割之。紫血迸出。舌尖少運轉。語言稍可辨。乃與桃核承氣湯。未半日。舌下再腫起如前。語言不復出。因又割截放血。擦冰硼散。次日往訪之。其婦謝曰。賤夫服藥之後。下利數行。寒熱隨解。口舌腫痛脫然而去。今日

之他未歸家余一笑而去

舌疽齩疽二病古人以為難治之症或曰凹處注腐藥
蝕盡瘡根必治或曰以快刀割去疽根敷金鎖必治
意此術不易施施亦恐難收效其自儻毒來者聞有治
者如七寶丸十幹丸化毒丸薰劑皆有效

齒根有平素出血者其出不多者常服應鐘散自然有
效若一時腫痛血出不止或齒縫痒痛津唾引血縷者
斷肉炊腫或腐爛臭氣甚者俱撰用桂枝桔梗湯瀉心
湯加石膏黃連解毒湯等外敷冰硼散其自儻毒來者

亦依前法時以梅肉丸下之但儻毒痼結難速奏效耳
治法互委曲

咽喉結毒或口癰腐蝕潰亂久久不愈者俱為難治又
有久咳不止咽喉漸漸腐爛疼痛者亦多不治以毒氣
浸淫已深也及早用黃連解毒湯加桔梗貝母六物解
毒湯排膿散及湯等尚或可治且用七寶丸纏散丸薰
劑為佳以上三方最慎用度用度不得其適往往誤事
不可不用心也

凡咽喉病尤當精細診察而為治其毒酷者不速逐除

則毒氣馳驚凝腫閉塞。至飲食藥汁涓滴不下。咽如纏
喉風。先可以大劑葛根加桔梗湯。十分發汗。從用瀉心
湯加石膏湯。或瀉心合桔梗湯下之。日三四行為佳。如
咽中絡怒張者。可速以口痺針放血。若痰涎纏塞咽喉。
作鋸聲者。枯礬丹礬合末吹咽中。挑吐頑痰。或大柴胡
湯。桃仁承氣湯之類。當參其兼症以用之。纏喉風尤可
著意為治。若膿潰流入氣道。雖涓滴即死。可懼。須審之
於其始。說喻病家。決意服藥。否則至日後。必惹病家之
怨。病家亦必至吞憾。

鴻野大太郎妻。年二十餘。患瘰癧半歲。項背強急。神思
沉鬱。氣色不揚。居常覺微惡寒。月經或來或不來。多寡
亦不均。頸之左右。及缺盆。結核累累。凝着。腹拘急。微赤
滿。大便三四日一解。脈稍數。與葛根加木附湯。每夜服
大黃廬貝丸一錢。過三十餘日。項背大和。心氣稍舒。然
結核自若不動。於是止湯藥。用夏枯草煎二劑。為日凡
二十。結核減半。餘亦縮小。堅硬大和。然惡夏枯草煎。真
氣強。服矣。嘔吐。食量減落。因轉用葛根加反鼻湯。又服
大黃廬貝丸三十餘日。雖結核不悉消除。氣體爽快。經

水順利。翌年舉一子。

鼻淵初發也。微熱頭痛。稀涕不止。殆如感冒症。不數日。稀涕變粘稠黃濁臭。頭目眩。神思昏昏者是也。此症三十歲以內者。至稀是頭中瘀液停蓄之所致也。其初鼻中必生癰肉。其癰必自外感來。初起。撰用葛根湯加辛荑。大青龍湯等。兼用通天再造散。若遷延不愈。頭痛止而頭重眩運不止。胸悸。胃冒不安。眠者。黃連解毒湯中多加辛荑。或吹一物瓜蒂散一字于鼻中。泄出濁涕亦佳。若久久不愈。則精神衰脫。身體羸瘠。有至不起者。

腦漏一症。自古稱難治。其初起也。腦中隱隱為痛。延及額骨。鼻梁寒熱。作輟膿涕。滴瀝。心思鬱塞。飲食無味。至甚者。有膿自眼眦耳竅出者。面色逐漸顛頰。形肉枯槁。而癢。初起寒熱交作。頭痛項強。或頸項腋下生結核者。宜葛根湯加辛荑。兼用應鐘散。通天再造散等。若不愈。寒熱不止。心胸痞悶。飲食不進。膿涕益甚者。撰用大小柴胡湯。若加口燥動悸盜汗等症者。宜柴胡桂枝乾薑湯。皆兼用伯州散為佳。至形肉脫落。寢汗不食者。萬無一生。

笠間候側室桂林院年五十餘患鼻淵半歲衆治無效
臭水濃澆淚滴不止殆如腦漏頭痛齒冒意思昏昏
手臂麻痺時作痛腕尤甚脉沉微數云比年來有時腹
中攣急連胸肋而痛不止殆不可忍或陰中多下白物
淋瀝疼痛或小腹膨滿小便頻數夜間殊甚大便二三
日一行診其腹臍左傍有一條大筋上入胸肋下連血
海臍下亦有物鞞鞞相交途余進葛根加木附湯兼用
七寶承氣丸腹痛作則轉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白物多下淋瀝痛甚則兼用大黃牡丹皮湯自四月至

八月大筋和解而腹痛不發小腹柔輒不復膨脹小便
頻數白物淋痛諸症漸次除而膿液依然如故麻痺亦
不全治病人頻乞轉方余確執前策而不動一日忽然
鼻中出形如天門冬者八枚次日又出如葡萄肉者數
箇皆灰白色自是臭水膿液日減至冬十月諸症皆愈
但鼻梁微陷耳

耳中焮熱腫痛及耳論輪赤腫項背強急惡風脉浮者
多屬外邪當用葛根湯加石膏若寒熱往來脉弦者小
柴胡湯加石膏耳中出膿水頸項生結核者葛根湯加

桔梗俱兼用應鍾散。又有耳瘡後膿穢乾結耳底填塞作聾者。滴入椰子油者。五七日令燥結物融解。以唧筒射入溫水。洗滌竅內。去穢物則治。又有幼年聾耳愈後餘毒沉著麻痺作聾者。此症甚難治。然乘其再患出膿水時攻之。間有得治者。又耳中有自然生瘰肉或腫瘍後生瘰肉。及微毒滯着作聾者。俱為難治。又傷寒後有耳中蟬鳴久不聞者。日後自然復常。

大眚漏和蘭人稱之淚管漏。即淚囊中濁液蓄蓄之所致也。以其始終無焮痛。知非腫瘍矣。前輩以為淋痔微

癰帶下等之毒上攻所致。可謂泥矣。

正木某女年十二。痘後患眼胞腫。越三四年不愈。以指頭推大眚上。濁液隨手出。鼻中亦出濁液。後大眚下自穿一孔。濁液流出。若漏口閉著。液不出。則眼球起赤脉。微痛怕日。液滿則漏孔自潰。赤脉如失。如此者五年。余與葛根湯加木附。日服再造散一錢。時以梅肉丸下之。漏孔挿入破敵絛。濁液從減。尋用大黃牡丹皮湯。於是經水順利。漏孔肉長。一年餘不復見其痕。

田中衛守女年甫六歲。患眼瞼眼下俱腫起。涕淚不止。

漸成粘稠或愈或突數突之後鼻畔隆腫遂開一竅濁
涎滴出不痛不癢但覺上衝乃與芩桂木甘湯加芎黃
外用銅綠水每五六日以龍葵丸攻之漏竅日納左突
維越一年得瘳聞眼科技精者用截斷術其取效甚速
意應然

肺癰幽癰胃脘癰三症雖形狀各異至治法藥劑無有
別異急者易瘳緩者却難治何者緩者寒熱咳嗽胸痛
吐痰或吐血或痰中交血涉日已久而後吐膿此時精
神血液已衰故難救治急者寒熱咳嗽氣麤胸痛未久

而已吐膿故精神未衰血液未脫是以病勢雖迅劇藥
治自易為效也

肺癰急症初起惡寒突熱喘咳氣麤胸痛脉浮數多吐
粘痰其症狀頗疑似感冒重症當先與麻黃湯大青龍
湯以發汗至四五日六七日胸痛益甚痰涎粘稠或見
血或胸痛徹背痰咳氣息帶腥臭者投痰於盆水中檢
痰與膿以決之有膿者以桔梗白散攻之量毒之深淺
人之強弱每五六日與之自五七分至一錢或以乳棗
丸吐之亦佳凡欲行吐下則當追其精力未脫而施之

若猶豫曠日精神困憊則用之無益也湯液各隨其症
擇用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加桔梗排膿散及湯麻黃
杏仁薏苡甘草湯葶藶湯大黃牡丹皮湯等而每夜服
伯州散七寶丸類必有效若熱益甚膿益臭脉益數加
以下利盜汗不寐不食者多屬不治其緩者初如肺痿
寒熱咳嗽而胸不甚痛但吐痰涎脉微數或浮大痰中
時見血絲久久不愈漸矣胸痛或連脇肋或徹背見脉
虛數遂吐臭痰膿穢熱氣漸加汗出而渴荏苒延日形
肉消燼肌膚枯燥或作腹痛下利斯症斷無生路其一

且愈而熱復發脉復數者必再成膿也或有一處痛去
而又一處痛發者痛處更生癰也大凡熱不除脉數不
復者必再發不特肺癰諸瘍瘡皆然蓋肺癰至重劇者
七寶丸化毒丸乳棗丸等雖一旦得効多不起

雜賀屋辨次郎妻麻疹後繼患肺癰衆治無効乞余治
診之蒸熱惡寒脉數汗出唇口乾燥氣息腥臭咳而胸
痛吐膿如米粥飲食無味身體削瘦余諭家人曰以軟
弱之軀得危險之症若用平淡泛雜之劑大命先之不
若以峻藥登挫其鋒家人諾因先投桔梗白散三分得

快吐下雖大勢已挫咳尚不止精氣大困憊熱而胸腹
攣痛於是與四逆散加桔梗貝母服之膿漸不出熱漸
退月餘諸症全愈

武州多摩郡中神村中野芳兵衛來江戶途中覺腹微
痛其夜痛益甚自以為午飯喫魚肉所中請一醫醫亦
以為傷食下之十餘行痛不少減意是宿疝作祟乃為
其治經五六日痛尚不止請余診惡寒發熱脈不浮不
沈而數少腹攣痛時時鳴動余曰此腸癰也病者與傍
人信疑相半然病者不堪苦楚切乞治余曰腸癰難症

也且既經誤藥余方安保其能奏效固請乃與大黃牡
丹皮湯去芒消加薏苡仁次日始下膿如膠汁臭不可
近眾皆嘆服既腹痛依然大便雖日十餘行膿不多下
於是兼用伯州散膿汁日多腹痛日減用前方三十餘
日膿穢漸減然飲食不進羸憊日甚微熱胸痛口舌乾
燥加之寢汗不止因與柴胡桂枝乾薑湯居十餘日卒
然發惡寒咳嗽胸痛日甚脈復數口氣殊臭余曰是必
發肺癰也乃與大青龍湯加桔梗病者傍人皆懼繼吐
膿汁甚多經五六日雖發熱咳嗽少減而胸痛徹背不

可忍因轉排膿散及湯兼用大紫胡湯每夜服七寶丸
三分雖羸瘦日甚膿汁以漸減尚用前方三十餘日膿
全止前後二月餘而已蓋腸癰肺癰世皆稱篤瘥斯人
初既誤治體氣頗疲而二病繼發是萬無生理而偶得
全治真至幸也

雜賀屋某年四十餘患肺癰更醫二三後請余治咳嗽
胸痛氣麤吐膿脉浮數食不進熱雖不甚而咽口俱燥
而渴已經月餘云然精力不甚衰因諭病者決意服藥
先與排膿散及湯三日至第四日止前藥與桔梗白散

八分吐臭膿二回下臭便白物十餘行雖苦患大減困
憊亦甚翌日又與排膿散及湯六七日後又與白散得
快吐下諸症隨吐下而退爾後但與排膿散及湯一月
餘苦患日退精氣漸復諸症如洗

有狀如肺癰實非肺癰者須諦審其證以施治療阿州
藩某咳嗽吐痰突熱脉數胸膈隱痛凝痰時交血息臭
撲鼻醫以為肺癰療之月餘施設多方終無一效來請
診之雖痰狀如膿而非膿所謂溺痰也此人平生以酒
為命膏粱過度是以鬱熱煎熬一旦感觸時氣遂作此

症也。乃與大青龍湯加桔梗。每夜用大柴胡湯加芒硝。下利日數行。大便色臭異常。不可近。十四五日之後。轉排膿散及湯。兼用南呂丸。服藥十餘日。咳嗽身熱以漸減。胸痛吐痰亦隨止。用前劑二月餘。全然復故。

會津藩小林平格妻。突熱腹痛。脈浮數。小便赤少。大便四五日不通。延佐藤某請藥。某與五苓散。服八九日。若痛依然如故。適門人川村謙益過之。主人請診。謙益視了。熟思曰。此腸癰也。非五苓之証。病家信疑不決。謙益曰。若疑余言。試使弊師診之。必得其實。翌日余往診之。

病者腹滿拘痛。不能側卧。高枕仰卧。腹中時時鳴動。小便短澀。大便五六日僅得少許。舌上微黑。口燥而渴。食量日減。落云。病家秘謙益診察。問余病症。余曰。是腸癰也。惜乎治療甚遲。病家始歎謙益精診察。余乃與大黃牡丹皮湯。其夜大便下。膿穢數行。腹中大和平。卧床蓐。翌朝舌黑去。而食量稍加。自起上廁。病者喜藥効之速。日日服藥四五貼。下膿穢凡三十餘日而止。因轉當歸散。腹中鬆和。經二月餘復平。

臍孔糜爛。腐水或敗血出。瘙癢甚者。不問老幼。宜葛根

加芎黃湯荏苒不愈。臭氣益甚者。宜六物解毒湯。大黃
牡丹皮湯。加薏苡瘡上敷。無射散。以萬應膏蓋之。無不
治者。婦人長病中。間有臍孔出瘀水者。亦糝無射散佳。
西村氏妾。一夜卒然。癸腹痛。勢衝左脇下。一醫以為血
刺痛。與當歸建中湯三十日。痛不少退。更延一醫。曰此
水毒也。與大建中湯。大黃附子湯等。又經三十日。自若。
而痛移心下。余診之。其脉數急。心下攣痛。不能少動搖。
舌上黑胎。食不少進。精神大脫。余曰。此內癰也。毒若浸
蝕胃府。或肝脾。死斃係之。當速針刺。以泄膿穢。病者恒

怯不肯針。百方喻之。不可。因心下貼破敵膏。而歸。翌早
使來曰。昨夜大痛不少眠。請來診。余速往視之。心下微
腫。微癸赤色。然病者猶不肯針。余延一瘍科診之。醫曰。
針刺失期日久矣。若浸淫四邊。其變不可測。病者懼之。
決意請針。乃刺之。臭膿迸出。二三合。苦惱立減。舉動如
意。與排膿散。及加大黃湯。兼用伯州散。自是諸症漸退。
氣食日進。精神隨旺。換膏日三次。膿出凡六十餘日。平
復如故。

津田清藏婦。自幼宦津山。候至年三十餘。患油風。諸治

無効頭髮盡脫因辭仕侯不聽命令難髮仍給事焉後
七八年患傷寒請診大熱大渴謔言錯語煩躁不能眠
大便不通小腹硬滿小便赤澀與桃仁承氣湯黑便臭
穢日五七行諸症大退繼發赤斑乃轉竹葉石膏湯雖
斑盡消精神稍復腹中拘攣日晡發熱夜間更甚於是
轉大柴胡湯通計四十餘日平復如故居數月頭髮漸
生三年之後梳櫛如常人蓋大熱薰蒸頭中壅滯沸融
流動乘此時多用桃仁承氣湯大柴胡湯等以推盪洗
滌之治後新血沛然生所以毛髮再殖也

癩風黑白治皆同初起以草麻子五分巴菽二分細研
綿裹酒浸以筆輕輕塗患處日二三次有奇効外科正
宗四黃散亦佳其經年者藥難收効若皮色光澤如白
痂子或如草木駁葉深透入肉中者非白癩風即白駁
風也為難治不如棄置

腎囊風其毒有酷薄酷者瘙癢殊甚蔓延侵淫延及兩
股少腹肛邊頑黑疔瘡諸治無効長為滯患蓋與頑癬
同其類若妄以敷藥煎劑等謀即効則毒氣內攻生不
測之變夏六物解毒湯以驅其毒外擦桂枝散桂枝硫
黃為末

各三錢。輕粉一錢。樟腦五分。四味合治。擦之。或中黃膏加硫黃。中黃三錢。中合硫黃末一

錢。每夜塗之。則瘡癢立已。可以安眠。

賺瘡。春癸秋斂者。俗名燕瘡。秋癸春愈者。名雁瘡。正字通。疝字條曰。創也。春癸為燕疝。秋癸雁疝。未知醫書有此名否。

賺瘡。須謀之於其始也。初起。撰用葛根。加木附湯。葛根加芎黃湯。五物解毒湯。紙撚水浸。以周圍瘡郭。取火藥薄布其中。以線香點火於正中。則迅速燒盡。少無痛傷。隨擦中黃膏。則有奇效。

大戶氏妻。腹中有塊。而年年患賺瘡。一年分。晚後大癸。遂及于周身。頭面兩手。不能卧起。痰膿淋漓。臭氣撲鼻。百治無効。余與大黃牡丹皮湯。烏頭湯。二方。日各三服。每夜用伯州散一錢。時以梅肉丸攻之。三月之後。毒氣盡。瘡痂脫。自後不再癸。塊亦如失。

癩疽。一名蛇瘡。此病邦人。特以為指頭之瘡。考之病源。千金外臺諸書。其癸固無定處。千金曰。肉中忽生點。大者如豆。細者如黍粟。甚者如梅李。有根。痛傷。應心。久則四面腫胞。逐脉入藏。死。按後漢書。鮮卑傳。蔡邕議曰。邊

陸之患手足之疥瘡中國之困胸腹之癰疽其癸無定處可證矣又病源癰作燥此病本屬疽疑以病勢迅速熱痛甚名燥耳

癸斑成痼疾者每值寒暑變遷其毒癸動為患間有癸斑前腹痛甚者斑癸則痛隨退故知其毒不特在肌表也又有患疝癰吼喘等者癸斑則更加劇大抵與葛根加木附湯赤龍皮湯等五七日斑漸消除若欲拔其根抵須方平常無事之日內服葛根加木附湯外施撲藥七八日可令病毒發盡其間防護風冷為要須以春夏

之交為治

一麾下士請診幹人出對曰寡君去歲冬十一月卒癸腰痛延熱田佑庵求治佑庵以為疝服藥無效至春二月痛尚不止佑庵適扈其君夫人之國因更醫經二旬病益劇腰以下癸浮腫又招一醫已三旬未見微效今值其來診先生幸共會議余乃面質病證處方醫曰腰痛不止二便不利水氣日加與越婢加水附湯半月許腰痛雖如減而不見著效因轉牡蠣澤瀉散今仍其方余入而診之自腰臀至足指腫滿疼痛不能仰卧右足

為左足所壓。又少見腫氣。蓋腰部患附骨疽。針刺失期。流注諸部者也。乃出就客次。告以病症。且曰。針刺後期。已二月餘。今刺股腹合縫處。可得膿一二升。雖然。苦患之久。精力血液已衰。命期恐不出十日矣。母夫人驚駭。時佑庵已歸在家。余乃遣書招之。翌早。佑庵答報曰。昨得書。速往診實。如先生之言。刺腰部。針入二寸餘。以露子探之。露子入四寸許。肉腠腐敗如故。膿不甚出。今日欲從命。更刺腹股合縫處。請來蒞焉。余有事故。不能往。佑庵下針。膿大出。自後針孔。膿瘀滴瀝。晝夜不止。諸

部腫滿。隨消。然精氣亦隨衰脫。經十一日。遂死。斯症早識。其為附骨疽。湯藥隨宜。針刺不愆。期未必為死症也。診候處。療之不可不精。如此。

沈實功曰。輕按熱甚。便痛者有膿。且淺且稠。重按微熱。方痛者有膿。且深且稀。按之陷而不起者。膿未成。按之濡而復起者。膿已成。按之都硬不痛者。無膿。非是膿。即瘀血也。按之都痛者。有膿。非是膿。即濕水也。此說確矣。療瘍者。宜從此法為施設。

附骨疽。多骨疽。元是一病。雖關節屈伸之處。大抵無不

治者唯胸脇脊腰等其毒深痼荏苒不愈則遂侵入腑臟有以致死者當於其初辨之以告示病家診按麤略誤大事勿惹病家之憾矣

徽毒潛伏有為異狀者行餘醫言精細論之余所識一甬甌漢曾患徽毒愈後每臨場身體忽癸結核胸背手足無定處色不變又不痛卒場憇息少焉結核旋消却從來未見之症

宋朝類苑載楊岵瘍生於頰連齒輔車外腫如覆甌膿血內潰痛楚甚之百方不差或語之曰天官瘍醫中有

名方何不試用岵按瘍醫注疏中法製之用藥注瘡中少損朽骨連牙潰出遂愈此見焦氏筆乘斯方有良功固不容疑當製以試之余則療此等症每用生生乳或內服或外敷皆有著効又徽毒胎毒入眼生厚翳翳頑膜者取少許和水點之翳膜速消却但用法不精熟却足誤事

癩疾古人稱天刑以為不治之疾蓋屬先天遺毒若五世之間無害者則不復傳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至曾玄雲仍血脉已微餘澤從亡事雖異而理則同余嘗療

數十人皆不能全治。僅得掩醜者二三人耳。凡疾之穢惡。至于癩極矣。故又稱惡疾。大戴禮曰：婦有七去。有惡疾去。不可與供粢盛也。他古書所謂惡疾。皆同。韓非子八說篇曰：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唯此惡病。謂險惡之病。非謂癩也。

癩疾。勞瘵。虺蟲。隔噎。胃翻。諸病。用生生乳者。陳九韶首唱之。自後未聞有尋繹精究。以盡其妙者。近世輕佻粗暴之徒。妄意倣倣。以戕賊性命。洵可惡矣。今用之。肺癰。

能適機宜。則其吐下膿穢。濯除蒸熱。實有殊效。又結毒腹痛。有疑似疝痛者。亦為難治。十幹丸有奇效。此以方中有生生乳也。但其用度多少。緩急尤當裁酌得宜。邦俗呼初生兒。謂出生人。或以為俗稱。按老子五十五章曰：出生入死。又韓非子解老篇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然則初生稱出生。似不妨。

小兒初生。唇面色變。啼聲不出。不能哺乳者。以紫圓吐下之。無不發聲者。又無不哺乳者。唯在裁酌用度耳。

三河屋茂兵衛。夫妻皆體質脆弱。居常自憂。其妻適妊。未滿八月而產。生兒甚小。且無血色。自朝至暮。尚不發聲。藥亦不入。產科無措。入夜請診。余家人皆幸得一兒。而薄弱如此。奈何。余診了。謂家人曰。此胸中粘液閉塞之症也。唯紫圓或可建殊效。然紫圓而死。日後必讎視。余皆曰。死生唯命。乃與紫圓一分許。余坐傍視之。霎時間作惡心狀。煩悶甚。傍人皆顰蹙。既而連吐涎沫。忽發呱呱大便亦利。滿坐始解顏。尋用大黃連下黃甘草湯二便日快利。至第三日始與乳。遂為好男兒。惜乎四歲以

白

驚風天。

凡小兒有食飲過度。腹滿見青絡。下利日數行。尿色或綠或白者。斯症有卒有漸。卒者紫圓為佳。漸者用大黃黃連甘草湯。或用乾漆丸。三味麝香丸。又有宜紫圓者。有經久不愈。遂成疳勞。若下利不止。瘦瘠不食者。一切屏藥劑。生蟾蜍灸餌。間有奇效。

小兒所謂百日咳。或吐乳者。用茯苓飲。橘皮竹茹湯。小兒青龍湯等。兼以紫圓驅逐痰飲。蕩滌腹中穢物。必治。但小兒不能多服湯藥。故自難為效。

小兒發癩吐逆下利短氣腹滿按之顰眉啼泣者所謂食癩也是平日乳食過度或稟賦脆弱乳食不化生穢物釀粘液之所致也故其所吐下者必腐乳臭水粘液大便綠色或黑或白而酸臭熱臭或臭穢中雜下未化之物是其徵也當先以紫圓下之從用理中湯茯苓飲等則腐穢去而腹症復常又有腹中虛軟一物奔騰吐沫腹痛者多虵蟲也宜撰用人參黃連湯加熊膽鷓鴣菜湯大建中湯等小兒不能言說病狀尤宜體認為治小兒有癖塊者多身體不能肥面色痿黃或黎黑肌膚

索澤胸骨突起當用大小柴胡湯小陷胸湯等兼用撰紫圓大黃麩丸必有効矣生蟾蜍餌之亦佳但至食飲不進下利不止日羸瘦者多不起

小兒過四五歲有手尚不能把持足尚不能行步或有一身痿弱者此徐春甫所謂五軟症也不啻不能把捉起步其面容視聽語默意識自不與常兒同殆如癡人此皆生質薄劣也故藥治不見効又有癱瘓後作痿弱偏枯者有作昏慢不語者有癡騃如偶人泥塑者此症撰用桂枝加苓朮附湯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大黃黃連

甘草湯甘草瀉心湯兼用三黃加辰砂丸時時以紫圓
攻之為佳然得全治者少矣

走馬疳其毒酷烈其勢暴急不速施治則毒氣侵蝕頃
刻蔓延與黃連解毒湯加石膏甘草兼用龍葵丸下之
日五七行白蘆散胭脂調塗之日數次此症多在疹痘
之後自發者甚希以其發於大患精脫之餘故殊為難
治鶯口瘡治法略同與瀉心湯加石膏甘草更以龍葵
丸取下日五六行以胭脂調白蘆散頻頻敷貼有效間
有其勢隨衰隨盛遷延引日遂誘發驚癇而死者不可

不注意施設也

驚風症多由胸蓄粘液發其身熱搐搦上吊吐涎驚湯
不止者宜紫圓若由外邪發者先用葛根湯加石膏不
由外感者宜柴胡加龍骨牡蠣湯發熱自汗不止胸中
怯悸瘕攣反折或腹痛或下利者宜桂枝加龍骨牡蠣
湯灼熱煩渴喘鳴不止口眼瞤引四肢不隨者宜千金
石膏湯兼用大黃黃連甘草湯然瘕急屢發加以下利
者多不起

馬脾風症撰用走馬湯紫圓桔梗白散瓜蒂散等湯藥

以大青龍湯越婢加半夏湯麻杏甘石湯小陷胸湯合
方為佳。西洋人咽喉生偽膜之說難信。從或曰衛生寶
鑑無價散有奇效。未知然否。

破傷風至其症險劇者。不因所損傷大小多致不起。蓋
傷處苟愈。則病家已不措意。故不復告醫。醫亦不知其
為破傷風。以為疝為癩。為虺。誤藥濫投。遂至不救。會
津藩赤羽治平男年十五。患爵冒昏憤。每突右足拘急。
少不能伸。眾醫不審其情狀。概從癩治。總無一效。川村
謙益診之曰。是破傷風也。於是家人大驚曰。前日傷右

足。拇指今已向癒。無所復苦。尚突苦患如此乎。因相議
邀余診。爵冒瘰癧屢發。晝夜不能安眠。心下鞭塞。腹拘
滿。大便絕不通。精神大脫。余謂其父母曰。藥治失方。病
熱熾盛。精神已脫。至急之變。恐不可圖。家人強乞藥。乃
作大承氣湯烏頭湯。日各三貼。又別作瀉心湯。每爵冒
服之。傷痕貼破敵膏。服後下利。日二三行。傷痕再出。痰
汁用前方六七日。病勢大衰。食少進。但小便不快利。且
小便不快利。且以烏頭湯中有蜂蜜。苦心下泥滯。於是
轉用桃核承氣湯。芍藥甘草附子湯。苦患逐漸退。傷處

亦收口服四十餘日諸症全瘳謙益嘗遊余門者今業頗行

痘瘡序熱以熱之多少定其輕重然間有反之者如上竈搐搦反張等不論痘之輕重痾家之兒必多有之用猪膽熊膽為佳序熱之際須以葛根或加反鼻十分排出見點無餘則起膿貫膿自順而無有後患且序熱之時審其腹症以紫圓取大便兩三行為佳若有虵者速去虵為要

痘瘡已見點宜審其始終善惡以告示病家面部及肢

體顆粒淡紅稀疎者固善雖見點稠密頭尖而潤澤有分畧者亦善稠密不起面腫多淚皮熱枯燥氣喘頻眠者或形如蚊刺者惡

痘瘡下利者間有類吳氏所謂協熱下利熱結旁流者可能審其証以施治不可漫用止瀉藥

痘瘡貫膿之際聲啞煩渴者咬牙躁擾不眠甚其色枯焦或灰白者不食下利者皆凶候也至內陷外剝搔痒難堪兩眼猝閉者皆不可忽諸死斃立至

痘瘡見點出齊之時有見黑點者甚可懼雖一二粒若

見之即可刺黑點上以放血從貼破敵膏若棄置不療則至貫膿之際一身變紫黑色而死

足立氏之子年五歲患痘至第八日來請其為症內陷外刺腹滿喘息心胸跳動煩躁悶亂煩渴聲嘶眼無神采脉細數大便微利小便赤色短澁晝夜不眠惡候極矣余辭曰嶮惡如此非吾力所能辦也二親涕泣固請弗止乃作走馬湯服二小碗先吐粘痰者二次繼下澹便臭穢七八行氣息稍安胸動煩躁減半乃與吳氏柴胡養榮湯夜間稍稍就眠至翌日瘡痂略乾枯經二三

日盡脫落諸症隨退漸食糜弱粥居十餘日精力稍復一日忽然惡寒發熱咳嗽胸痛晝夜吐黃痰繼吐臭膿二親曰余夫妻皆嘗患肺癰幸俱保餘生至于今而兒又如此天之毒我門何至此極也相對泣下余謂之曰已歷大患血精消亡神氣衰乏加之以斯症余無他策唯有破竈背水一戰決死生而已何如曰唯命乃與桔梗白散五分上吐下瀉苦患大減因與排膿散及湯三四日又與白散五分得快下利數行精神稍爽又與排膿湯四五日吐膿胸痛全止乃與柴陷湯時交用瀉心

湯三十餘日得全愈。今為健男子。

近歲種痘法盛行。世醫多唱之。而予竟不能信也。何也。其毒少者。尚可繇以得免。若其毒多者。僅僅數病。豈能竭盡之乎。蓋痘麻俱一生一患之疾。其有輕重。則以內毒有多少也。極輕者。不必須醫藥。極重者。或至死亡。又有生涯不患者。予今年已垂七十。而未患之。子孫六人。亦皆輕痘。予數十年間。親療種痘後再患痘者。不可勝數。又療種痘後繼發種種病患者。意是皆其兒多毒者耳。蓋至其毒所以有多少。則施種痘者。不能預診定之。

也。故每兒一併種之。是其所以有再患真痘。或種種釀後患。而至死者也。門生稻吉正悌。肥前大村產也。幼時種牛痘。痛皆作真痘狀。後年二十餘。再施之。而不復感。醫曰善。自今而後。吾子縱入真痘流行之中。無有復痘患矣。無幾。正悌遊學。入于予門。元治甲子季冬。忽然發熱惡寒。身體疼痛。自以為感冒。服葛根湯不解。因服大青龍湯。服後痘瘡滿身。見點稠密。狀不可言。正悌大驚。繼大煩渴。眼閉不食。晝夜不能眠。至貫膿。危殆極矣。余救藥百方。僅得活焉。又米利堅國彌珥須登留保兒。篤

瑪元

元和蘭國產

祇役我橫濱慶應癸丑患真痘幸得治歸故國其他患者又有數人云因是觀之多毒者決非種痘所能竭其根柢也照照乎明矣

源立夫牛痘非痘辨其論甚佳今附記于茲曰嘉永庚戌年洋船齋來牛痘種子甫後傳播今漸普於方內其法於小兒兩肱內廉上以鉞針輕輕決之候視血出未出之際取他兒牛痘成膿之汁以傳之計凡二十痂許四五日內鉞處泡起漸成痘狀方其成膿之時又挑取之以傳他兒其言云從來所行種痘有數法如吹鼻法

凡三十人中或有一死如癸法泡百人中有一死如刺種人痘法三百人中有一死至于牛痘法萬無一死又無再感信良法也余親歷見行此法者其輕且稀真如其言而內虛不足者或不成瘡故必擇肥實之兒而行之是以無有不成瘡者又有結痂後頭面漸癸瘡荏苒不瘡者竊攷其法只不過于取他膿汁以作之瘡子令其感觸耳故十鉞種之而皆能成瘡亦或有八九而止或五六而止者是依其膿汁不透入血中也癸泡刺種二法亦復此之類若夫吹鼻法內外相應必為寒熱全

身出瘡。稍類正痘。此所以或有死者也。頃讀千金方。有治小兒疣目方。其法方云。以針及小刀子。決目四面。令似血出。取患瘡人瘡中汁。黃膿傳之。莫近水三日。即膿潰根動。自脫落。此與牛痘法全同。乃知其法。纔是皮膚間事。而決無癸泄先天遺毒之理。無論牛痘與他痘。及痘種之者。必癸桴鼓影響。宜如千金方所說也。比來國家昇平。上下皆衣食飽暖。所以生兒必多毒。其病痘不免十中必有一二死也。當其十中有一二死之時。行此萬無一死之妖法。以幻惑世人眼目。人之情。未有不惡。

死而樂生者。於是乎。原其惡死樂生之情。而行此妖法。則宜乎世人之眩惑不知反也。近聞有牛痘後再病正痘而死者。又有牛痘中併病正痘而致死者。則可證牛痘非痘。故無死之理焉。且如千金用此法以治他病。如牛痘用此法以施無病小兒。使之病焉。專驚人目。以射重利。噫。亦不仁甚矣。故今略為之辨。欲使人知牛痘非痘之理耳。

麻疹自古稱為大患。死亡者每多。故世俗謂痘瘡容色之所判。麻疹生命之所判。享身和三年癸亥。余甫五歲。

麻疹大流行死者太夥其後又政七年甲申天保七年丙申又流行然麻毒皆輕無一人死者從前所希也至嘉永戊申流行率多重症而醫人不諳治法死者相繼洵可憫傷焉其幸免死者或隨隨胎或脚疾或繼患癩疾以至死皆因麻餘毒焉

麻疹初起當十分發出其毒葛根湯桂枝麻黃各半湯大青龍湯是其任也麻毒盡發出則惡症自不作若過三四日灼熱煩躁渴飲無度者白虎湯前症加咳嗽嘔逆者竹葉石膏湯往來寒熱嘔而心煩心下痞鞭大便

下利或不利者撰用大柴胡湯若腹滿便閉譫語晝夜不能眠舌上深黃或煤黑者宜大承氣湯若咽喉刺戟者始終可兼用黃連解毒湯然初起十分發其毒則不致此酷而治也若其毒十分不發者縱令一旦得治日後必發小瘡或變脚氣痔眼患等豈可不謀之始也芝山仙藏婦年二十餘患麻疹頭痛發熱項背強投葛根湯三日疹大發而口舌乾燥渴而不食煩躁不寐脈數急一日卒然腹痛墮胎蓋胎未滿八月也墮胎後心胸煩悸眩暈汗出神氣昏昏如醉如醒惡露甚少於是

用桂枝茯苓丸料兼用瀉心湯眩暈或鬱冒甚用失笑散惡露日快下精神漸爽經月餘全愈

麾下松下氏妹官於幕府年四十患麻疹後經行不來腰腕弛痛膝脛拘急蘭醫數輩療之荏苒延日藥不少効漸加重皆以為不治之症因請予治診之其腹結實作塊兩脚拘屈左足尤甚仰卧不得少屈伸而善饑引食余曰病毒沈結如此非一朝所能除然亦非死症若緩緩謀之治必可全治藥勿厭長服而可乃投桂枝加芍藥朮附子湯兼用大黃牡丹皮湯服六七月兩足漸

漸運動自起上廁試步室內日加快適乃轉蒼歸建中湯加附子兼用夷則丸服藥二年餘平復如故再官於幕府

紀州藩士渡邊喜之助年十八九麻疹後氣體不爽歷數月尚在牀蓐更醫不治乞余治診之胸脇滿痛心煩心下痞鞭食不進咳煩不寐心胸有動腹中拘急痰中時時帶血面色青黃肌肉消瘦其脉數眩暈殊甚余投柴陷湯加貝母月餘諸症略退而食不進因轉黃連湯月餘飲食稍進但身體瘦瘠心下痞鞭而嘔腹中拘攣

如箬乃轉桂枝加芍藥生姜人參湯通計半歲餘而愈
武州上戶田村飯島萬右衛門壬戌歲患麻疹差後兩
脚拘急來江戶歷數醫不愈癸亥秋七月來予盧乞診
身無寒熱少腹滿按之為痛兩脚屈曲疼痛不能伸大
便艱小便亦不快利一身瘦瘠與大劑桂枝加朮附湯
日四貼每夜用大黃牡丹皮湯一貼膝頭日貼豕椒散
內外施藥二月許行步如常

烟草屋又兵衛妹菊年十六嘗患疥癬荏苒不差又罹
麻疹疹後患氣鬱腹滿醫治無效乞診脈弦數腹部內

外俱堅韌如鼓一身悉重難以轉側肩強息迫寒熱交
興疥癬浸淫通身膿汁滴瀝痒痛殊甚而經水不來乃
作厚朴七物湯六物解毒湯二方交互服之諸症漸退
月經順利六閱月復常

白帶下有難易二症在三十歲內外多屬經水不調故
縱令白物多下但是白漏非真白帶下也審明其病情
脈症或調理或攻擊擊無不治者若突於四五十歲或
經斷以後者真白帶下也多為難治其始月浣復至而
遂不止小腹攣痛或連腰跨下血益多從雜下白物白

物不止漸生臭氣腹痛腰疼日加劇熱狀甚者如骨蒸
脉數無根脚面身萎黃唇舌乾燥虛渴欲飲肉脫骨露
或癸浮腫血氣竭盡而死至其甚有子宮腐壞脫落者
有子宮腐蝕及尿道遂穿穀道二便自陰中出者是皆
百死不治之症也初起下鮮血或下濁血有腹中拘攣
身熱頭重等症者宜桂枝茯苓丸料若裏急腹痛連
腰跨心悸眩暈而下血者宜當歸建中湯日酒服失笑
散一錢下血益多腹痛彌甚唇口乾燥無血色者宜芎
歸膠艾湯若小腹急結痛延腰股二便不利者宜桃核

承氣湯臍下凝鞞赤白交下陰中癢痛或淋澁者宜大
黃牡丹皮湯下白物日久血精減耗寒熱交作腹痛下
利或腹中水鳴小便不利或四肢浮腫少食虛煩不能
眠者宜擇用柴胡桂枝乾姜湯黃連阿膠湯當歸芍藥
散加附子為湯用然衰脫至此百無一生瘍科者流謂早
拔取子宮中塊物為上策者其說新奇可喜然是畢竟
難施之術耳

皮膚似癢似痛似小蟲亂刺者血症癩症之人間有焉
要兼症耳此症夜間心閑意定之時一層加劇不能安

眠故至晝日必致爵冒昏憤若治之而不治者唯當治其本病本病治則此症自止

水府石橋新太郎女年二十餘心氣鬱結累月治療無驗自謂經水不來已四月覺腹脹滿氣急余診之頭痛目眩寒熱交興肩背強爵爵惡對人說話多夢驚惕不能眠少食心下痞滿腹中拘攣脚腰冷小便不利短氣難以疾行舉體漸就羸瘦余謂其母氏曰女子過嫁期者多此症今者令愛年過二十而未有所天心氣鬱結經行亦隨閉爾一旦服藥病則可治然宜及時擇佳耦

為歸焉則庶幾病不復發矣母氏領乃與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姜湯兼用夷則丸日服五貼心氣漸開六旬之後經行始通四閱月全愈

王海藏曰安胎之法有二如母病以致動胎者但療母則胎自安或胎氣不固或有所觸動以致母病宜安胎則自愈此言頗拘夫胎氣不固本以妊母有所病也若有所觸動以致病又且隨其證以治之治豈有二致乎大抵後世醫流之弊多失乎穿鑿過密欲學古疾醫之道者勿惑細瑣煩碎之說而可

瘀

葉以潛曰。良方云。產後以去敗血為先。血滯不快。乃成諸病。夫產後元氣既虧。運行失度。不免瘀血停留。治者必先逐瘀。消然後可行補。此第一義也。今人一見產後內虛之證。遽用參芪甘溫之劑。以致瘀血攻心而死。慎之。此說雖善。而未悉也。夫胎產本非疾病。若瘀血留滯為患者。蕩滌其瘀。則新血勃沛。不可禦。豈須所謂補劑乎。若夫難產險產之後。惡症錯出。及宿疾為障者。自當從其症為之制也。

淺井正馬妻請診。胸膈痞滿。時吐宿飲。脇腹拘攣。小腹

微滿。肌膚青白無色澤。頭髮不榮。唇舌乾燥。聲音不揚。心下小腹時時作痛。形容如半百人。曰。妾自天癸始下。遲蚤無常。或多或少。或來或不來。已經二十餘年。藥餌鍼艾。年無虛日。而尚不能脫病患。又未得育一子。沉憂積念。轉復增病。幸垂憐憫。余診了。謂之曰。疾病非毒藥鍼熯不能除。逐精氣非穀肉菓菜不能滋養。若徒服平淡泛雜之藥。而飲食浪立禁忌。是不特疾病不得除。精氣亦不能充暢。所以宿病不脫。日就憔悴也。今勉服瞑眩之藥。飲食從嗜好。以節進之。則痼疾可除。壯健可期。

矣年已近于四十如生子不可必也乃與大柴胡加芒
消湯數十日腹痛而瀉者日二三行胸腹和解嘔吐止
而食飲稍進轉當歸建中湯又日用大黃磨蟲丸一錢
灸章門腰眼八髎穴每月十餘日食量日加肌膚唇舌
生滋潤經水以時下尚依前法又數月無幾經水斷而
見惡阻狀因與半夏厚朴湯嘔吐漸止飲食隨進氣體
如常人至翌年夏又一男子時年三十九歲

嶋屋勝五郎來請曰荆妻多病年已向四帙未有一子
僕畜妾舉一男四歲以痘夭自是已絕嗣子之念然親

族知友皆有子僕獨無中夜思之不能無憂念若藉先
生之靈調理婦身令有一子實望外之幸也敢請余往
診之此婦平素經水不調小腹左傍凝結遇時令變更
必發痛甚則及脇腹引腰脚白沃不止小溲頻數時吐
宿水冬春之間手脚冷如鐵至夏秋之際手掌足底熱
如火夜間特甚甚至不能眠自謂調經之劑求嗣之藥多
方服用殆十餘年竟不見一驗余謂之曰宿疾滯患非
一朝所能除然若能忍耐瞑眩長服不倦藥必有效矣
然而孕不孕天也婦曰謹受命乃與當歸四逆加吳茱

莫生姜湯每夜用夷則九一錢。因時令變更發痛則投
大黃附子湯。桃核承氣湯等。每痛退却覺凝結漸解散。
而經水亦隨能行。白沃全止。服藥半歲餘。疾減八九。是
歲始孕。踰年舉一女兒。母子康健。一家歡喜如狂。其後
罹痘患。亦受余療。勝五。每見余指女曰。是先生之賜也。
女今已十五歲。

一貴權養女年十九。患嘔吐。心中憤憤。不欲飲食。頭運
微惡寒。大便二三日一解。心氣鬱甚。二親以為留飲。余
診其腹脉。察其情狀。覺其為惡阻。問其經行。曰不來。

已二三月。以其處女。頗難乎指斥。且與小半夏湯加茯苓
兼用大蘆丸。半月許。嘔吐略止。每診其腹。胎漸漸應
手。因竊詰之。娘子改容曰。妾未有良人。子遽出言斯言。
余笑曰。戲爾。仍與前方。而隱謂貴權妾曰。娘子之疾。余
始疑其姪。今已決矣。如何處之。妾曰。娘子資性貞淑。奚
有此事。於是余辭治療。請更延他醫。乃召醫官烟中善
良。善良曰。娘子者處女也。其病狀。余甚惑焉。請再托良
作。必無遺算。貴權及其妾始信。余言陰謂余曰。將欲呼
女醫某。墮胎。然如後。治重勞子。請無遐棄。余不得辭。而

諾之墮胎後再診之戲謂娘子曰余術通神神秘病靈
恙不能遁情今日何如娘子赧羞曰無復面目見君幸
得不死永矢弗諼余笑曰庸詎傷乎調治月餘全然復
舊

某藩士之姊年三十餘未嫁在家其証狀略與前條同
但嘔吐不甚自言食飲不下胸腹過肩下肘余喻無其
理而不可余熟診決其為姪然難卒言故與小半夏湯
橘皮枳實生姜湯合方荏苒十餘日諸症稍緩而胎隱
隱應手因屏傍人延其手示之曰是胎也若有其事宜

以實告余可為畫策女曰妾何姪之有妾襄年嘗屢患
經水不利其後在京師官仕二條公又患經閉請治醫
官高階氏高階氏曰積瘀為塊塊雖不大根抵于橫骨
今遽攻之恐生變害不如棄置俟時服藥數十日塊雖
不除苦患漸去而經水順利爾後每體有不快請高階
氏高階氏指塊為之基本今若賴君之靈脫積年之疾
毒藥瞑眩非所懼也余知其希望墮胎因辭令邀它醫
病人諾而不敢邀醫過八九月偶爾訪之女倚靠高枕
仰卧陽為睡眠其母曰女幸依神符之靈積年之塊一

朝而除矣。余知其譎，故不診而去。歸路訪其所親，其婦曰：某氏女自辭先生之藥，宿塊依然，腹滿日甚。頃者受靈符，血塊脫然而下矣。余笑曰：所下之塊，恐當展肢體，發呱呱婢聲，蹙低聲曰：誠然，不知先生何以知之。因略語所以，辭治。婦人嗟異。凡斯等之証，苟不明睹審斷，則不特受奸婦之欺，且為他人所姍笑。余故居恒謂子弟曰：醫雖小伎，大業也。苟非決嫌疑於方寸，斷治否乎？三指不足稱醫也。

某氏婦，妊娠中患徽毒，至八九月，陰戶腐蝕潰爛，痔疾

亦發，焮腫凝鞞，前後疼痛不能眠，為絕飲食，高枕仰臥，不能轉側。一瘍醫療之，終無一效。已入臨月，請治。余與大黃牡丹皮湯，從貼中黃膏，門人皆危懼。余曰：嬾人重身毒之，有故無殞，亦無殞。古人豈欺我哉！况產期已近，而牡牝戶腫脹痛苦如此，豈可姑息。用藥日五服，換膏晝夜三次。其夜疼痛如失，四鼓始就眠。服藥四五日，腐腫稍退。自起上廁，經十日，諸症漸愈。繼分娩如平人。某氏之婦，月經過多，而年年崩下，暈倒厥冷者一二次，而其間下血亦一二次。每癸小腹滿而磊砢，余常用桃

核承氣湯。至於血盡而必孕。產育如常人。生子六人。其
後久不孕。至年四十餘。經不來數月。自以為天癸已斷。
不以為意。一日卒然發少腹痛。數日不止。請診。腹中無
它異。而脈微數。少腹生塊。狀如小茶甌。每發痛。其塊怒
張如拳。余按抗數過。反覆尋思。曰是姪也。婦人曰。以年
老子多。不同卧房。已有年矣。何姪之有。余不敢校。與當
歸建中湯。攣痛漸和。旬日全愈。及胎稍稍蠕動。婦人分
疏不舍。相視莞笑。稱月舉一女子。母子至今無恙。
筑前屋作右衛門婦。請治診之神思沈鬱。終日屏處一

室。頭重微惡寒。腹拘急。飲食無味。支體倦怠。引兩脚微
痛。夢寐不安。面無神采。脈數而無力。大便平素一日一
行。病來二三日一解。月信不來已三月。云斯婦平素經
行不調。資質亦不甚健。故家人慮為瘵疾之漸。余診了
曰。是孕非瘵也。夫妻及母皆不信。曰。嫁娶以來已二
十年。而無子。故以弟為嗣。又為之娶。已舉二子矣。吾儕
以無子自介久矣。何姪之有。余曰。勿疑。不出三旬。當自
知。宜服藥以俟之。乃作當歸四逆湯與之。又日服黃鐘
丸一錢。二便快利。腹中柔和。諸症隨退。飲食漸進。神色

復常日執事周旋居月餘微微蠕動舉家大悅於是止藥嚴命保攝至期舉一男子時年三十九如此二人之姓皆不易決者

某氏之婦經水不來二三月少腹疼痛延一醫曰此瘀血欲成大塊也乃與桃仁承氣湯大黃牡丹皮湯等痛益甚於是更延一醫醫曰此症急攻却有害不如用和血調經之劑服藥十數日痛益甚因又乞前醫醫又與大黃牡丹皮湯痛尚不止而遍身發瘡癩醫曰藥與疾相激當用緩和之方併桃排托肌表之毒乃與葛根湯

加木數日而痛不少止時其父患脚氣二醫療之勢至危殆病家請余診因又請診其婦時二醫適在坐余診了曰是姓也非塊也家人驚異二醫似心不信然婦不堪痛苦家人亦頻乞藥因與當歸芍藥散服五六日疼痛如忘繼患痢疾腹痛乾嘔下利日夜數十行與黃芩加半夏生姜湯兼用消塊丸以其人乾嘔惡心不能服大黃劑也如此十餘日痛退利減歷二十日全愈爾後或發微腫或發脚痛與桂枝加苓朮附湯越婢加苓朮附湯等漸次復古至期而分娩如常人此亦難決者

一婦人臨產十餘日尚不得分娩。延余診之。余至其家。近隣來集。有上屋呼者。有人井呼者。闔家擾擾。蓋產婦委頓之極。屢悶絕。故招復之也。余診了。故設言。開釋其意曰。是當初必認弄痛為陳疼。坐草太早。努力按推。徒勞形神。遂至如此耳。不如徐養精神。以俟期至。分娩易易已。余方以發揮精神。鼓作血氣為主。須高枕側卧。以求一睡。不然。子方不効。乃與桂枝茯苓丸料。婦人大喜。意定氣降。側卧就眠。少焉大發。陳痛起。坐即娩。自後服前方十餘日。瘀血盡而復平。

錠屋喜平治妻。妊娠患水腫。至第八月。請余。一身面目俱洪腫。手足四展。仰卧不能轉側。體痛喘鳴。咳嗽而渴。余與越婢加朮附湯。隔日用平水丸一錢。腫少退。而陰戶不堪腫痛。小便亦隨不利。因以鉞針取水二回。腫盡去。其後又苦陰戶腫痛。腫起倍前。又用鉞針。水送出而腫頓消。余謂體虛腫滿如此。縱令得分娩。恐難母子兩全。病家亦以死自念。越三日。娩產如常人。產後水氣漸消。母子俱無恙。洵可謂天幸矣。

一產家冒曉來請。往診之。陳痛殊甚。視脉未了。力息重。

齒脫然分娩。余欲候其腹。忽然發瘧。角弓反張。搗搗上
竈。吐血殊甚。急作瀉心湯與之。隨與隨吐。強服數貼。血
漸止。瘧亦治。而陳痛復發。又產一子。胞衣亦繼出。而
瘧愈劇。吐血益甚。舉家周章。不遑收生兒。余頻與瀉
心湯。血止瘧退。未霎時。前症復發。口眼斜僻。四肢戰振。
於是轉用桃仁承氣湯。隨止隨作。自朝至暮。凡四發。每
發皆患萬端。不可言狀。傍人狼狽顛倒。誤踏殺一子。其
騷擾可知。余終日拮据。不遑飲食。飢困極矣。乃作瀉心
桃承二方。指授用度。而飯語門生等曰。余數十年間。療

難產多矣。未見如此者。予策盡矣。無術可施。恐已死矣。
食罷昏頓就寢。翌朝來請曰。昨夜發前患二次。與藥一
一如命。二便快利。而吐血瘧全斂。四鼓就眠。朝來氣
色慧然。無所復苦。願更勞一診。余拍案驚喜。丞往視之。
脉症穩貼。無異平產人。因與桂枝茯苓丸料。服之五六
日。惡露不見。涓滴。蓋瘧症之劇。血瘀上行。盡吐之也。七
八日之後。得外邪。咽喉痛。頰下漫腫。發赤色。作葛根湯
與之。痛退腫消。前後十餘日。而復常。此婦年僅十七。軀
體亦不及常人。而發瘧中能脫。瘧胎。且瘧胎之胞衣。

每難乎脫出而出又容易凡八時間癸症六回吐血數
升百難併湊而獲一生於萬死洵可謂奇中之奇幸中
之幸矣

孫思邈為人高尚絕俗學問淵博經史仙籍道書佛典
無不通曉而心存慈憫真醫中之君子也今觀千金方
廣采摭諸家之方自言一方當千金然不問疾醫神仙
養生之方雜然併收無所分別其間有一方至四五十
味者雖分量少有差等絕無君臣佐使之法檢九藥服
法等僅用十五九二十九夫合數十味為九是一味不

值一丸雖曰有奇藥吾不信也况類方甚多學者茫洋
迷津反誤取舍選擇且方中可疑者不少雖深信思邈
者恐亦不肯遵用通覽其書雖有方劑間可采用至法
論反有難信秘為以規則者後人所以無祖述也至其
人品華陀郭玉輩遠不及論大醫精誠一節醫人宜寫
一通置之坐石晨夕誦讀以為炯戒

王燾外臺秘要方收采極博然非親驗而傳之者又非
有所決擇但唐以前之論說方劑得繇以傳實可奇重
矣所恨卷帙浩瀚方劑紛錯討究搜索甚難轉岐誤學

者心目不如長沙二百方方證著明効驗神妙尤為精良也古人有言曰銳卒三百足以破弱兵十萬多少非所論也

陶九成曰陳鑑如以寫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真像來呈公援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唇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此說甚奇不知醫書有言此義者否
余曩撰醫餘論命非命之分舉孔孟之言以斷之頃曰

讀草木子中有言曰有物命一物一命也有國命萬民一命也一物一命物之自生自死是也萬民一命屠城坑卒是也亦巧於言命者

論衡曰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為湖秦白起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餘萬同時皆死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之衰微兵革並起不得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病疾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

命勝祿命命義篇又曰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上同其說可謂密矣然至孟子云無之為而為者天也無之致而至者命也更又廓然

文子曰孔竅者精神之戶牖意氣者五臟之候使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臟動搖而不足血氣滯蕩而不休即精神馳騁而不守九守篇又曰道者直已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進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符言篇又曰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

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為非未必免於禍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逢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上同此與聖人之道殊途而同歸者可以為養性脩身之法又可以為安身立命之則矣

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有此性者必有此欲欲亦性也孰得而淨盡之然伐性命害道德莫甚於欲故欲不可長也周易曰窒欲孟子曰寡欲淮南子曰損欲呂子曰止欲董子曰閑欲室也寡也

以損也止也閑也可如何下手仲虺曰以禮制心義制事斯可以節欲而全性命歟

洪範五福康寧為至苟不康寧四者不可得而享也人之性質強弱不齊而壽命亦不能無脩短然能慎攝養不自戕賊則不啻終天數或可延而長之若夫六極雖有性與命自招者亦多矣奉遺體者安可不惕厲也蘓東坡墨妙亭記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定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生凡可以久生緩死

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此論至矣然盡人事未易言自以為盡實有未盡者非坦懷而至誠不能與於斯也

著書忌早見于宋張來四忌銘貝原揖損軒先生曰著書早則多誤而有悔若流布于世間則後來不可收拾岑谿丘先生亦嘗曰觀世之好著書者非剽襲剽集道聽塗說曾無造詣之實但釣名利射耳是不但不知耻亦不知己不知人也嗚呼先生之言在名利之徒洵

對證之藥石也

學者不可不知己。亦不可不知人。不知己。不知人。則不能以聞人之是。覺己之非也。故苟得其人。當虛氣平心。以受其德。切矣。如此。則孰不盡信。推誠告以所不及。今人聞古人嘉言懿行。無不歎美敬服。至同時人。則不特不成其美。毀彈而擠排之。何也。惡其掩己也。此蔽在吾醫流尤甚。嗚呼。實存而名隨焉。不務其實。而唯名之競。甚矣人之好名也。

謝在杭曰。昔人謂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今人當年富力強之時。玩日愒月。飲食燕樂。有書不讀。有子不教。是當勞而反逸也。及其筋骨既倦。血氣既衰。終日營求。為子孫作牛馬。是當逸而反勞也。其違太甚矣。余謂人生境遇。有順逆。勞逸不能必得其時。要在我者。當可盡吾分耳。若夫不勉乎可勤。佚乎可勞。惰慢曠日。淫游糜歲。至身老子頑。雖悔可追。醫人此弊。殊甚。可不思乎。孫思邈曰。為信者施。不為疑者說。斯言宜服膺也。夫信在乎彼。而自我強之。其不取耻辱者鮮矣。陸賈曰。昔者扁鵲居宋。得粟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疾。將死者。扁

鵲至其家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者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是固假託之言陸賈以歎世無知人者也不知故不信乃至若桓公謂扁鵲欲治不病者以為功噫

周益公退休欲以安樂直錢多五字題燕居之室思之累日未得其對一士友請以富貴非吾願為對公欣然用之其襟度風采可以羞死躁進貪婪之徒矣予犬馬

之齡已垂七十尚役役衣食乎奔走而未得安樂之地以有涯之生應無涯之求欲自己而不能然如富貴亦非所希也嗚呼平生襟期說而向人誰復信之知己之難誰昔而然豪傑卓異之士懷道德負藝業而不知于世輒軻終身者何限然不患人不已知患其其不能苟為可知則假使道屈于當世必伸于後代觀之於往賢古哲可見矣若夫強求信知於世毀方瓦合竟歸於小人志道者豈可為乎

孔子曰予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又曰學而不思則罔焉。思而不學則殆焉。學道之要盡於此矣。最爾方技何足以比。然不學則不能知其法。知其法矣。非就實事而驗之。就實物而思之。以專攻術業。亦不能造其極。故曰三折肱為良醫。東洞先生作學範。文示門人曰。告二三子。學之有之。不思也不得焉。思之有之不學也不得焉。我見學之者。未見能思之者。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小子思諸。真確言也。

予自幼受教於家庭。一意遵守。非長沙之法。不言。非長

沙之方不行。造次顛沛必於此。自年十三始療病者五十餘年于此矣。雖稟性魯鈍。精究鍊磨之久。自然有所了悟矣。明以皇張家學為予子弟者。能繼予志。述予事。奮礪琢磨。以施其術於當時。傳其事於後來。此余之所望于子弟也。

顧炎武曰。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吾自幼至老。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為利也。名之所在。則利歸之。故求之唯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予今年六十有餘。眼昏齒豁。氣力消耗。正列子所謂行年

六十氣幹將衰者身且不可久保何有於名利况於沒世之名乎區區著撰要屬鷄肋子孫見之或亦有知予苦心不甘於自棄者歟

井觀醫言卷下終

跋

右井觀醫言三卷家翁所手著也家翁著書數種漸次刊行今又梓此書以問于世夫醫之為術無它知是藥治是疾如斯而已矣方之中所以疾之祛則非言詮文字之所能盡也古今醫籍汗牛充棟皆欲盡其不能盡者好作聰明推五行四氣之運談腑臟經脉之理辨藥之寒熱補瀉彼我異說甲乙不同論其究駕虛離實說愈密而治愈迂洵可慨也家翁之於醫術排空理宗實踐執張氏之方措諸疾得驗既多乃曰古方備存矣顧

吾運之何如耳。凡有所得，輒書諸簡，又糾舊來，必習之。誤辨聚首不決之訟，使人知古方之用焉。其說簡約，覈實與夫徒貪博涉，渺漫沈洋，不能辨涯涘者，判然不同也。猶井中雖小，其所觀確然，此是書之所以名也。及梓竣，謹述數言，以附卷末。

慶應三年歲在丁卯冬十月 男武謹識

井觀醫言跋

家嚴治療之暇，採擇古來諸家之論，裨益於醫事者，又舉諸病候，而說源因，證狀，辨寒熱虛實，以示措置之方。參以治驗，名曰井觀醫言，以授子弟。其說皆出於平素躬行之實，毫非臆揣漫說也。讀者以此編為治法之筌蹄，擴而充之，化而裁之，於治術不無小補也。因請而命剞劂，以授生徒。若夫博雅之士，非敢所當也。慶應三年丁卯南至之日。

喜多見重謹識

跋

語曰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於我醫道亦然蓋論以有
徵為明方以有驗為神而古論之有徵古方之有驗固
非後人臆揣捏造之比也苟留神研精推究其義闡覈
其意以施之於今日則其徵其驗如示之於掌此之謂
必有合于今也家翁於醫術刻苦淬厲戴白不倦論與
方一範於仲景融活而變通神而化之其能為難為救
難救者不遑算也義等侍闈親受其提誨私嘆家翁於
持論用方能以古御今頃綴錄其所精考實驗著并觀

醫言三卷古論之微之明古方之驗之神煥然可見嗟
乎世之讀此書者當知其能言古者果有合于今也夫
梓之成二兄併跋義亦書所思以儆顰云爾

慶應三永壯地拆月

男義謹識



